



附錄卷第一

祭文

行狀

謚誥

祭文

韓忠獻王琦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
 奉職隨行指使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少師
 永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稟稟一作粹元精偶聖而出逢辰
 以亨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遂大功既成年未
 及老耆一作耆深虞滿盈連章得謝頰第來寧神當畀以
 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憇遺遽爾摧傾此冥理莫

得致詰而天下為之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
 當世子長退之偉瞻閔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
 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頽敝唯公一作振之
 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亾其傳一作在時
 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公之
 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曆初職司帝聰顏有必犯闕無
 不縫正路斯闢茲萌輒攻氣勁忘忤行孤少同於穆
 仁廟誠推一作推誠至公孰好孰惡是焉則從善得盡納
 治隨以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乎處躬
 二十年間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屢殿藩垣

所至懷惠聳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晚當內制
 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風雷其一作勢三代
 炳焉公辭無媿樞幄猷為台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
 不試整齊百度官師咸治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
 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求去位公之進退遠邁
 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顛身雖公輔志則林泉七十
 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析益堅卒遂其請始終
 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一作殊
 趣向何異既忝宰司日親高誼可一作明白襟懷坦易
 事貴窮理言無飾偽或不知公因罹謗忌青蠅好點

白壁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翰墨
莫挹姿儀公嘗顧我惠以新詩雖亟訓荅柰苦衰疲
欲復爲問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訴
肝膽幾墮一作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一作不如從公
焉一作用生爲遐脩薄薦一作奠公一卮魂兮有靈
其來監茲尚饗

同前

王荆文公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一作
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
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

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
論豪健俊偉惟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
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
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
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
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一作復感世路之
嶮崎雖屯遘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有
公議之是非旣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
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
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

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
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
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
猶爲涕泣而歔歔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
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
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
歸

同前

曾舍人鞏

維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
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

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
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適鼓行無前跋扈
非恤世僞難勝孤堅竟望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
三謨生明藏室頓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
得失經體慮萌明一作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
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淨簡易仁民愛物歛不煩苛
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櫝歛兵革天清地謐
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
龍駕飈歛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
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

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
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爲已任
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
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立樊
脫遺羈帶沉浸圖史左右琴瑟志氣浩然不陋蓬華
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
愍遺則弗聞計失聲皆淚橫溢戇真不敏早蒙振拔
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轎車
莫持紉紵維公皤皤德義譔述爲後世法終天不沒
託辭敘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尚饗

同前

范蜀忠文公鎮

惟公平生諒直骨鯁文章在世煒煒炳炳老釋之闕
賁育之猛拒塞邪說尊宗元聖天下四方學子甫定
邇來此風勃焉而盛如醒復醉如愈再病粵醒與病
有幸不幸幸不見排不幸不正嗟余空踈敢處季孟
公訃之來淚下縻縵聞公卜宅許洛之境余居在焉
儻得同井異時往來或接光影薄酒一樽非肴數皿
遠不得前寄此耿耿

同前

蘇文忠公

軾通判
杭州日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

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
 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此字無不見其運動
 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
 沒也赤子無所仰庇而字有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
 於一作異端而字有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與一作
 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淵一作大澤
 龍亾而虎逝則變恠雜一作出舞鱮鱖而號狐狸昔
 其公一作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
 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
 也莫不悵然惆悵一作夫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

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一作也奄一去而莫
 予追豈厭世一字有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
 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賢遁一作避世非公則莫能致
 而不肖無狀因夤一作緣出入受教於此字無門下者十
 有六年於茲斯一作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一作而
 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
 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一作私嗚呼哀哉

同前知潁州日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
 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充國文忠公

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齟齬以學爲嬉童子何
知謂維一作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
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
老將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

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
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
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亾言如皎日元
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
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
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
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
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同前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
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
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
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
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歎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
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鍾厥聲四

馳靡然何風嗟維此時文律類毀竒邪譎恠不可告
止剽剥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
棘斥棄羹馘號茲古文不自愧耻公爲宗伯思復正
始狂詞恠論見者投棄踴踴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
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
懷擢之衆中群疑相戾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
瀾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爲詼俳公德日隆歷蹈二
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
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暮自毫徂青迄蔡而
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潁則鄰拜公門

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
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
至凶計遄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
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
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
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
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後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
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
暘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
疆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旣往矣公亦逝矣老

成云亾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
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行狀

吳正憲公克

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
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
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公行狀

曾祖邴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祖偃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父觀皇任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

本貫吉州永豐縣明德鄉年六十六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少康封其庶子于
會稽以奉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越王勾踐傳
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諸子皆受封于楚而
無疆之子蹄封於歐餘山之陽是爲歐陽亭侯子孫
遂以爲氏後稍北徙青之千乘冀之渤海千乘之顯
者曰生字和伯以經爲漢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是
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
石者是也詢通父子顯于唐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
刺史又八世生萬爲吉州安福令後世或居安福或

居廬陵安福之六世孫即公曾祖也生八男曰儀者
中南唐進士第父母皆在鄉里榮之命其鄉曰儒林
里曰歐桂坊曰具慶皇祖而下始居吉水至和中枌
吉水爲永豐今爲永豐人矣曾祖仕南唐爲武昌令
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孝友鄉里稱之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
國太夫人皇祖少以文學稱獻所爲文南唐召試爲
南京街院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祖妣李氏累封吳國大夫人皇考少孤力學
咸平中進士及第天性仁孝居官決獄主於平恕哀

矜終於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妣鄭氏累封韓國太夫
人皇考之捐館舍公纔四歲太夫人守節自誓而教
公以讀書爲文及公成人太夫人自力衣食不以家
事累公使專務爲學及見公之身名偕顯而夫人壽
考康寧爲善之報豈虛也哉公諱脩字永叔天聖中
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用王文康公薦召試遷
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以書責諫官不論事
諫官以聞謫峽州夷陵縣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
成軍節度判官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辟掌書記辭不

就俄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方修禮書命權同知太常禮院辭不受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遂知太常禮院請補外通判滑州召以爲太常丞知諫院賜緋衣銀魚未幾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出使河東還改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改起居舍人知揚州徙知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服除判吏部流內銓入翰林爲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留不行判太常寺兼

禮儀事權知禮部貢舉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嘉祐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閏八月參知政事兼譯經潤文歷戶部吏部二侍郎皆參大政進拜左丞出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京東東路安撫使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三辭不受徙知蔡州

熙寧四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階特進勳上柱國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明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薨于汝陰之私第天子聞之震悼爲之一日不視垂拱朝贈太子太師卹孤法賻皆從加等公爲人剛正質直闕廊未嘗屑屑於事見義敢爲患害在前直往不顧用是數至困逐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真豪傑之士哉居三朝數十年間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學者宗師接人待物誠信樂易不爲衰褻諸生進者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至於貴顯終始如一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高遠常人自不能與之合公待之一也有所稱薦姑取其一善後或毀公於朝遇其人或其家厄且困必力振之曰吾行已不以喜怒私也於經術務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則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

能與之合公待之一也有所稱薦姑取其一善後或毀公於朝遇其人或其家厄且困必力振之曰吾行已不以喜怒私也於經術務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則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

是矣後何云乎公幼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
教以字書稍長從閭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畢而
成誦公之舉進士學者方爲時文號四六公就視之
曰此不足爲然切於養勉爲之而人亦不能及故屢
試有司皆第一名聲籍甚及景祐中與尹師曾偕爲
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
古文獨公古文旣行世以爲模範自兩漢後五六百
年有韓愈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李翱皇甫湜
柳宗元之徒不足多也蓋公之文備衆體變化開闔
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未能過筆札

精勁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爲
寶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已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
不爲人知者必延譽慰薦極其力而後已後進之士
一爲公所稱遂爲聞人篤於朋友尹師曾梅聖俞孫
明復皆貧甚旣卒公力爲經紀其家表其孤於朝悉
錄以官他嘗所與厚者未嘗遺也公旣書責諫官以
申范文正坐謫夷陵而尹洙余靖亦連貶蔡君謨爲
四賢詩世傳之及范公之使陝西辟公偕往朝廷從
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陲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
欲因時有所施設而范公望隆一時好賢下士故士

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卒辭焉慶曆初公方登朝數論天下事爲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旣而有詔百官上封事公又上䟽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仁宗增諫官員首預其選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盜賊群起中外騷然仁宗旣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公感激恩遇知無不言時范文正公社王獻公今司徒韓公司空富公皆輔政公屢請召對容訪責以所爲旣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虚心以待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小人不悅一時知

名士見謂爲黨人矣公爲朋黨議以進見集中溫成后方有寵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裁損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以葬公言士大夫家有所待而侈不如及時薄葬况天子叔邪且非所以示四方也卒從公議澧州進柩水成文有太平之道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太平之道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之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請不宣示于外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進羨餘錢十萬貫公請拒而不受以防刻剝陝西用兵之

後河東困弊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
河津或請廢五寨公既使河外爲四議以較麟州利
害請移兵就食於瀕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
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
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
中以爲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
朝廷從之大爲河東之利自西事後河東賦歛重而
民貧道路嗟怨公奏一作罷數十事以寬民力公自
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卒
既降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傲之

公發其姦下博文獄昭亮惶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
河北兵驕小不如意即謀爲亂人情務在姑息公乞
假將帥權事從鎮重以銷未萌河北卒無事保塞之
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宣撫使恐復生變欲以
便宜悉誅之公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宣撫使夜
半屏人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
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奈何
一旦殺無辜二千人且非朝旨若諸郡不肯從緩之
必生變是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遂止
公在河北奏置御河催綱司通糧運邊州賴之置都

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繕戎器仁宗遇公厚嘗論及當世人材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常欲大用而未果及使河北陛辭日上面諭曰無爲久居計有事言來公對以諫官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况不得其實邪上曰有事第以聞勿以中外爲辭及黨論大起公極言請加明辨勢益危初公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有女非歐出也妹旣嫠無所歸以孤女偕來及笄以嫁宗人晟張氏後以他事下獄小人欲并中公乃摺張氏貲產事窮治久之卒無有猶貶滁上公丁太夫人憂旣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恠公髮

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公且復用僞爲公奏乞汰內臣疏傳之中外宦者人人切齒內官楊永德陰以言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不平論救者衆上尋開悟故馮翊之命卒不行公在侍從八年多所闡益初河決澶淵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開橫壠故道公言功大恐不可成徒勞人未幾陳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公言六塔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旣而果然濱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得罪流貶至和初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惕隱及北宰相蕭知足

等來押宴曰非常例也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所
畏如此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讀
而愛之左右曰學士歐陽某之辭也乃悉取宮中帖
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怠規諫真侍從之
臣也每學士院進文字必曰何人當直至公之筆必
詳覽之每加歎賞嘉祐初公知貢舉時舉者爲文以
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前以恠僻在高第
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澹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
信服已而文格遂變而復正者公之力也公之尹京
承包孝肅公之後包以威嚴爲治公一切循理不事

風采或以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今捨所長彊
其所短以徇俗求譽我不能也至寵貴犯禁令又求
苟免者必寘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且請加本罪二
等至今行之由公奏請也公在樞密與今侍中曾魯
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
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
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嘗因嘉祐水災凡再
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
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先帝力辭宗正之命公進
曰宗室不領職事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儲以

爲嗣一作以不若遂正其名且判宗正寺誥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消一詔書事定矣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先帝初年未親政事慈壽垂簾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撫內外而危言密議忠力爲多至先帝親御萬機內外肅然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諍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公曰性直不避衆怨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貪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彭思永蔣之奇等以飛

語汙公公杜門請付有司治之上連詔詰問所從來二人辭窮悉逐之上親遣中貴人手詔慰安公遂稱疾力解機務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旣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往往在清近朝廷稍收其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爲對公以杞假家居

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取而閱之連典劇郡以鎮靜
爲本不求赫赫名舉大體而已民便安之滁揚二州
生爲之立祠公在亳年甫六十表致仕者六不從至
蔡而請益堅卒不能奪公志其勇退如此公平生於
物少所好獨好收畜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
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說爲多晚年
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
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
六一自爲傳以刻石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
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爲紀一用

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
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菑異附
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
之失爲多公之薨上命學士爲詔求書於其家方繕
寫進御嘗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
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
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
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一作餘逸不錄
者尚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胥氏翰林
學士贈吏部侍郎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

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大尉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女三人長女師蚤卒次發光祿寺丞次女蚤卒次奕光祿寺丞次斐大理評事次某蚤卒次辯光祿寺丞次三男皆蚤卒次女封樂壽縣君蚤卒孫男四人曰恣曰憲曰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祕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將以熙寧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葬公於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謹狀

熙寧六年七月、日樞密副使正奉大夫行右諫議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克狀

謚誥

省司準勅定謚據本家發到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某行狀依例牒太常禮院擬謚今準回牒連到議狀謚曰文忠

臣宣德郎守太常丞克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

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
覽六經群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
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
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
末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
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漢唐者太
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爲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
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
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
宜以文謚吏持衆議曰太常官長官長有曰文則

信然不復易也然公平生好諫諍當加獻爲文獻
無已則加忠爲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言
曰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
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
英宗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翊戴有安社
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
大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
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
避人之怨誹徂嫉忘身履危以爲朝廷立事按謚
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

宜爲當衆以狀授清臣爲謚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校理直舍人院兼同修起居注權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錢藻宣德郎守尚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兼同修起居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竇卞伏準太常禮院謚議如前

天下文物繁盛之極學士大夫競夫鍤刻繡繪日益靡靡以汨沒於倖詭魁殊之說而不復知淳古

之爲正也於是時天下曰是太師曰非天下以爲黷太師以爲陋學士大夫磨牙淬爪爭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師不之顧曰我道堯舜也我言孔子孟軻也而天下不我從將焉往然卒由太師而一歸於醇正故仁義之言其華曄然獨輝灼乎一代之盛遠出二京之上嗚虜媿哉大丈夫束帶立夫

人之朝所以大過人者大節立焉不齷齪小節以求曲全可也佛袞慮彊君以難是爲大節不徇世俗之論而先識以制未形是爲大節太師當嘉祐之間協議建儲正名摯天下之疑而泮之萬世因

而若維太山而安不危斯之謂大節謚法道德傳
聞日文庶方公正曰忠生平論議文章務明堯舜
孔孟之教於已壞之後可謂道德博聞矣排左右
持祿取容之慮特建萬世無窮之策而自不以爲
功可謂庶方公正矣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
有以知公議之不能泯也

省司準例於都亭驛集合省官同參詳皆協令式
請有司準例施行謹詳定訖遂具狀中書門下取
裁奉宰臣判準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尚書都省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勸文殿學士特進太
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
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脩謚
曰文忠

附錄卷第一

曾舍人祭文甄拔寒素

維公平生

五句一本止志作德信天資志

氣

元豐類藁作志氣

行狀而夫人壽考康寧

而字下一有太字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四庫全書
謚誥則又合言曰言字一作議其下又有文獻壘犯廟謚固不可九字

附錄卷第二

墓誌銘 神道碑

墓誌銘 并序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文忠歐陽公墓誌銘 并序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軍州事上柱國魏國公

韓琦撰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
權判尚書都省判祕閣提舉醴泉觀公事上護軍
賜紫金魚袋宋敏求書

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
郎中知河陽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護軍賜紫
金魚袋韓維題蓋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恒
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太常謚曰文忠卹後加賻不

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亾罔不駭然相弔痛
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
并致治命以墓銘爲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
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
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
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
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郝安福六世孫
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仕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師
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彊學
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補南京街

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
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
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慎苟理有可脫必
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枿爲永
豐今爲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
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絕
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文下筆出人意料及冠聲聞
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
第一逮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

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
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
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
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
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
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
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
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
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
悉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

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凜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諮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一作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

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爾兵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苛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爲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并帥耻謀不自已沮撓乂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一作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鑠楸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亾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摺張氏貲產事遂與詔獄窮治上爲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

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摭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大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恠公須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僞爲公疏請汰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宋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

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議一作不平上

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

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

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大常寺兼禮儀事遷右

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事前尹孝肅包公一作包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

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

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其所短以

徇人邪旣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

充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

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

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

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

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

必區判別一作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

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

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

之其徒尤切齒目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

始一無此字英廟一作宗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亾

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

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審一作其當上謙恭慎重
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
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
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
事又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章
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
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
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窺伺
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一作
語欲以汙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

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
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
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
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
便朝廷旣申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
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
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
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丐易
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
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

附已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
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
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
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
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常以平心爲難故未
嘗挾私以爲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
爲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惟視姦邪嫉若仇敵
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
怡如也平生篤于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旣
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

于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振陵夷至
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
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
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騫衆莫能及
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
痕跡自極其於一作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

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
年而公始繼之氣澹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
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
失惟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

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怪之語
號大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
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
道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
以鎮靜爲本明不至一作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旣
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
必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爾
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
決河使歸橫壠故道公言橫壠地已高仰功大不可
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

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
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隄
果壞不成自傳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
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
歐陽某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
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
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
衆悉危之公恊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疾
未能聽覽一作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
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

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繆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爲六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

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孫男四人曰孫曰憲曰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祕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熙寧八年九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諸孤奉公之喪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銘曰

噫公之節 其剛烈烈 彌違斥姦 義不可折

噫公之文 天資不群 光輝古今 左右典墳

直道而行 屢以讒蹶 卒寤而知 惟帝之哲

升贊機務 方隅以寧 參議宰政 社稷是經

成此王功 大忠以効 德高毀及 退不吾較
公之來歸 旣安且怡 宜報以壽 戾也胡爲
公文在人 公迹在史 茲惟不窮 亘千萬祀

神道碑

蘇文定公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此無
字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
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
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
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旣
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

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魯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
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
京街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
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
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
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
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
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竒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
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

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爲當黜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

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君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

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物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

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苛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

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脇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旣而悉誅之脇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

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脇從乎旣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恠之問勞

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
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
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
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
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
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
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旣久遍閱天下士群
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
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
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

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
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
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
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
恠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
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
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
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

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
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
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
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
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
下流旣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
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
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
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 德博必
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䟽其下流浚之入

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
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
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
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
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
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
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
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群臣請立太子群
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
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

又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
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又不定乎公言事不擇
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
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
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又闕屯戍者必加
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
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又以毋憂
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
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
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

光知江州呂晦言之中書將因一作將二疏以請奉上
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
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
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
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
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
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
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
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
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

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旣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旣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旣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

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掌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

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
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
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
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
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旣以不
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
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
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
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

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
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
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
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
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上因卜居焉
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
自號醉翁作亭瑯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
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
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
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

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

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没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

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强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

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本

自公篤於朋友至鄭公意也一段在昔孔子生於衰周之前 公初娶胥氏即翰林

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孫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

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
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
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亾兄子瞻以進
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
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
亾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
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
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 有臣文忠 自嶮而夷 保其物終
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 匪不用賢 有孽其間

公奮自南 聲被四方 允文且忠 有煒其光
上實開之 下實柅之 三起二僨 誰實使之
僨而復全 惟天子明 克明克忠 乃卒有成
逮歲嘉祐 君臣一德 左右天造 民用飲食
舜禹相授 不改舊臣 白髮蒼顏 翼然在廷
功成而歸 維公本心 彼其何知 吉恐不深
潁水之濱 甲第朱門 新鄭之墟 茂木高墳
野人指之 文忠之遺 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附錄卷第二



